

漢書
下酒

西坡◎著

文匯出版社



西坡◎著

漢書下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下酒 / 西坡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96-2102-6

I. ①汉… II. ①西…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7419 号

汉书下酒

作 者 / 西 坡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王震坤

扉页题签 / 陆 康

封底篆刻 / 陆 康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1.25

ISBN 978-7-5496-2102-6

定 价 / 38.00 元

自序

我从髫龄而至知天命，不敢说“一辈子”，半辈子跟“书”纠结在一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念书（上学）、读书、教书、编书、著书、品书……从未中断；至于买书、藏书之类的习惯和爱好，虽然大不如前，却一直保持到现在。大抵如此。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六载义存禅师示众语：“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扪摸？”他的话，被历代有学问的人推为写诗作文的最高境界之一。可是那些人也不想一想，羚羊挂角于树，双脚不着于地，表面上似乎无迹可寻了，但若在光天化日或月明星稀之下，角再怎么挂，想要千方百计地脱离人们的视线，没那么容易，它的投影终归还要留在地上，被人家发现、解读、认识、批评。

让自己得到的同时，又不想让别人得到，很难。比如发表文章，不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自己吗？然而，写文章的人却不希望把自己暴露在读者面前，可能吗？这就是“二律背反”。通俗地说，有点“矫情”了。

我乃凡夫俗子，既然“羚羊挂角”的事不想做、做不了，那就只能认同“雪落无痕，雁过留声”了；而且重点更应落在“雁过留声”上。因为这几乎是所有率而操觚者的“通病”“谥望”。好在孔子他老人家也不避“吾从众”了，我自然不能例外。

这就是我希望出版此书的初衷、私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汉书下酒》，可以说是我与书结缘半个世纪的“留声”的成绩——尽管是微不足道的成绩。

说来惭愧，即使是“留声”，留得也许并不“响亮”“悦耳”，甚至只能以“瓦釜”之声对待。既然如此，要想以“雷鸣”自许，断不可能。

“汉书下酒”这个书名，倒不是毫无由来。坊间习见，是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苏子美饮酒”一节：“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史书不可逾越的高峰。或问：难道阁下要把自己的这本书比作《汉书》不成？非也！拙著名称里的“汉书”，肯定不是指“前四史”中的《汉书》，否则，岂不是附骥攀鸿了吗？其所谓“汉书”者，乃是取

“用汉字写成的书”的意思；而且，这里的“下酒”，也只是自斟自酌，并不要求读者“共下”。至于是否灾李祸枣，非我所能计，全凭读者裁夺。这是需要特别声明一下的。

这本小书分成五辑（书人、书蠹、书香、书缘、书窗）。书人者，描述各类著书人的行状或事功；书蠹者，以寄生于书籍之中自况，是为本人或书友编写的著作所作的序跋结集；书香者，品读书籍之后留下的点滴印迹，称作“书话”亦无不可；书缘者，记录本人读书的经历和聚书的哀乐；书窗者，开一扇小窗，透透气，换换脑，属于哲学笔记性质。

拙著里的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有的前后竟隔了二十多年！不过，读者朋友完全不必担心，因为作者说到的那些书人书事，里面传达出的基本理念，不受时间限制，自有存在的价值；若再把话说得放大些，就是：既有历史意义，也不乏现实意义。内中的苦心孤诣，读者谅能体味。

桂国强先生、陈今夫先生、陆康先生、王震坤先生鼎力襄助，俾使拙著的出版，顺利而漂亮。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而我更喜欢这样一句英国谚语：“玫瑰在汝手，芬芳满吾心。”（The roses in her hand, the flavor in mine）我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好吧，就把这句话送给他们。

西 坡

2017年6月

目 录

I 自序

书 人

- 3 “烂柯山人”写小说
——章士钊与《双桻记》
- 6 为了“纪念”的“忘却”
——也谈鲁迅人生中的两个“软肋”
- 10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记陈子展先生
- 13 他是一团棉花
——关于施蛰存先生和“施蛰存现象”
- 16 “大清遗老”
——速写钱仲联先生
- 19 流年碎影话张老
——略谈我与中行先生的交往
- 22 “话癆”金克木
——访金克木先生

- 25 慈若梵澄
——与徐梵澄先生聊天
- 29 “扎硬寨”“打死仗”的名编辑
——回忆范泉先生
- 32 带了一肚子的掌故，他走了
——悼周劭先生
- 35 “那就找个字分析分析吧”
——我和张斌先生的一段师生缘
- 38 “三好老师”
——邓云乡先生印象
- 40 “北郭先生”
- 43 那些有包浆的影像
- 48 渡边一瘦
- 52 面壁十年图破壁
- 56 旧雨新知
- 59 充满生命体征的雕刻
- 63 顾太清

书 蠹

- 81 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
- 86 收藏历史
- 88 明清娱情小品撷珍
- 91 回到纯真年代
- 93 漫画化的《三国》

97	吃嘛嘛香
100	吃着碗里
103	南北通吃
105	何必舔破窗纸
107	我只看想看的文章
113	了不起的米舒
119	性情文字
121	追踪“秩序里的中断”
124	看，镜头在说话
127	爱因斯坦也是哲学家
131	“成人的童话”
136	闲情逸致
140	人情长短
144	名物采访
148	哀乐人生
153	名士风流
158	旅情印痕
161	艺林散步
164	读书有味
168	何谓杂文
171	何谓小品
175	何谓随笔
178	世界那么大，应该去走走
180	旅行的意义

- 182 追逐美食，也是一种情怀
184 因为养生，所以长寿
187 毛病可以吃出来，也可以吃出去
190 上海底牌
193 美味成殇
195 人生安分即逍遥

书 香

- 199 流云
201 志摩的字
203 脚踏中西文化两只船
207 偏好读黄裳
209 直言不讳的价值
212 关于《天地》
217 魅力在坦率
219 应有的姿态
222 游吟者的笔杖
224 海派无派
227 敬畏如斯
229 倾听与悦读
232 文人相嬉
235 神功奇行之类
238 必攻不守的人生境界

241	唱盛上海的企图
243	直笔写史话“引资”
245	孩子的读物
248	流言：流产或者变成传奇
251	知周万物 道济天下
253	认识里尔克
256	纯正的浪漫
258	一个狞厉的童话
260	网络时期的报纸副刊

书 缘

273	怀念与老萨同行的日子
277	两家书店
281	完成了一个轮回
284	《大系》系我
288	放诞：文人的另一面
291	告别矫情
294	文人无奈
296	文人尖刻闲话
299	一间自己的屋子
302	作家与客厅
304	方向感
306	风度

- 309 批评家的气度
311 咀嚼与学问
313 玩《周易》
315 重译之风缘何起
318 娱乐圈的“性福生活”
321 该谈技术的地方不要胡扯
324 这点屁事不难看
327 “学的散文”还是“人的散文”

书 窗

- 333 爱老师，爱真理
335 上帝死了
337 梦是利比多的伪装
339 历史积淀
341 凤凰涅槃
343 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
345 生活之树长青

书人

“烂柯山人”写小说

——章士钊与《双桡记》

端木蕻良先生在致《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者的信中，忆及幼时读过的几部小说，中有“烂柯山人”所做的小说。端木老似乎不清楚“烂柯山人”究为何人。其实“烂柯山人”正是鼎鼎大名的章士钊先生之笔名。

据毛泽东的侍从人员说，毛颇喜欢和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士交朋友。在这些“保守人士”的名单中，章氏无疑是个重要人物。章氏在近现代中国政坛文坛上是以保守形象鸣于世的，他被世人所诟病，主要因为两件事：一是与新文化运动对垒，反对白话文。他的反对白话文的观点一直到晚年未有丝毫改变。有一回，他的子婿乔冠华问他何以家里没有《鲁迅全集》，是否因为与鲁迅打笔仗的缘故。他对以“不读白话文，故不置”云云。这个回答显然勉强得很，因鲁迅著作中不乏古朴的文辞，但他这一“遁词”，至少可以映出他保守的一面。二是站在学生运动的反面，有“老虎总长”之称。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出，章氏“反动”的“臭名”便昭著了。实际上章氏对学生运动之反

感，倒并非因其长北洋司法、教育两部，于是“反动”了，而是大有渊源。早在1902年，他就读于南京陆师学堂，为响应上海公学退学风潮，率同窗买舟之上海，加入上海爱国学社。在其中年，他对此事便有刺骨之悔，谓：“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何待他征？愚所及身亲验，昭哉可睹，既若此矣。”由此可见，章氏对女师大事件采取压制的手段，是不足怪的。虽然以“保守”论章氏一生大致不错，但他也确有激进的表现，如他主《苏报》《甲寅杂志》（前期）笔政，就颇有倡扬革命的言论；国共和谈，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一般人多从“政客”一面来认识章氏，实在说来，他并非这方面的“料”，而是一个地道的“墨客”。他的文章瓣香桐城一路，又受严复的影响，再加上游学英伦，专攻逻辑，故他的作品文法谨严、精密繁复，时称“逻辑文”。他的老友陈独秀为国民党当局所拘，他出任律师，其辩辞后来成为学律者必读的教材。陈子展教授曾说，读章氏之文，“总觉得它极为谨严莹洁”，“又严正，又幽默；又深刻，又公允，真有趣味”。1959年，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恐怕与他在文史上的造诣不无关系吧。

像这样一个“保守”的人，居然在1906年时发表了一部言情小说，这就是《双桡记》。之所以要著这部小说，说来竟是因生活窘迫急于换稿费。小说叙述的是革命党人何靡施（原型是否为何梅士？）一日去公园游玩，与一朋友下棋，隔壁一桌有妙龄女郎沈棋卿亦正与女仆下棋，忽遭外国流氓调戏，靡施挺身救助，博得沈的好感，由此而上升为爱慕。但以革命为第一要义的靡施无意寄情于温柔之乡。后来沈的

那位俗气的中表兄弟桂儿利用沈父从前随口说过要把女儿许配给他的一句话，频频向沈献媚。靡施得知后深悔自己的高傲孟浪，欲与棋卿修好。由于奸人从中作梗，靡施与棋卿竟不得相晤深谈。最后靡施在赴日途中蹈海自沉。

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既简单又乏味，但在当时算得上缠绵悱恻，而且其叙述方法独特，用“烂柯山人”的提示、靡施的自述和旁人的回忆等等手法穿插敷演故事，技术上还比较先进。尤其是，他把当时的一些著名人士如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陈独秀等都编织进去，造成了一种既不似纪实又不像完全虚拟的效果，如安恺第演说一节，可以从钱基博、郑逸梅的文章得到佐证。章士钊并非是个高明的小说家，他往往急急忙忙地跳出来，通过“烂柯山人”和其他人物之口发表对政治的看法和对社会风尚的理解，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亦多迂阔之论，因此，这篇小说亦可成为研究这位有争议的人物的极好材料。

又，《双桺记》，1906年由甲寅杂志社出版，小64开本，版式十分好看，现存上海图书馆，可能已是孤本了。